



平岡武夫◎主編

●唐代研究指南●

9

# 李白的作品

◎平岡武夫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代研究指南 第九

# 李白的作品

平岡武夫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徐小蠻

裝幀設計 何 陽

版面設計 富 強

唐代研究指南 第九

李 白 的 作 品

平岡武夫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紅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7.375 插頁4頁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400

ISBN 7 - 5325 - 0017 - 9

Z·78 定價: 12.90 元

## 中譯本出版說明

這套《唐代研究指南》，是繼哈佛燕京學社編製的一系列中國文獻索引以後出現的一套綜合性中國斷代文獻索引。它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平岡武夫先生主持編製，包括下列十二種：

- |                  |                |
|------------------|----------------|
| 一，《唐代的曆》         | 平岡武夫編          |
| 二，《唐代的行政地理》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     |
| 三，《唐代的散文作家》      | 平岡武夫、今井清編      |
| 四，《唐代的詩人》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     |
| 五，《唐代的長安和洛陽·索引篇》 | 平岡武夫、今井清編      |
| 六，《唐代的長安和洛陽·資料篇》 | 平岡武夫編          |
| 七，《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地圖篇》 | 平岡武夫編          |
| 八，《李白歌詩索引》       | 花房英樹編          |
| 九，《李白的作品》        | 平岡武夫編          |
| 十，《唐代的散文作品》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編 |
| 十一，《唐代的詩篇》(I II)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編 |

這十二種“指南”，有原始文獻（《唐代的長安和洛陽·資料篇》、《李白的作品》等），也有各種地圖（《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地圖篇》等），主要的則是索引表格，從組成歷史三要素的時間、地點、人物着眼，將現存有關的主要唐代文獻資料加以整理排比。

資料整套《指南》網羅宏富，體制構築縝密，取材態度嚴謹，為進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關於這套《指南》的編輯和問世過程，貝塚茂樹先生、平岡武夫先生等寫的《前言》、《再版前言》及各書的《序說》等都已作了具體的說明。它是在日本學術界的協助，在國際漢學界的支持下，由

平岡先生等歷經二十年時間艱苦工作的產物。此書先曾袖印，後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同朋舍等排印出版，一再重版，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重視。

為了使我國的唐代文化及其他有關研究能利用這一套《指南》，現徵得平岡先生同意，全部影印出版（其中《序說》等譯成中文），對原書僅作了如下一些更動：

1. 原書英譯序言等刪去。
2. 原書所附“威妥瑪”式讀音檢字表，因在我國內已不通行，故刪去。

此外，還作了其他一些適合中國讀者的必要的技術性處理。

這部影印本根據的底本是七十年代出版的同朋舍本。在與平岡先生的聯係過程中，得到了日本京都大學清水茂教授和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李慶先生的幫助，《序說》的中譯也由李慶先生承擔，在此表示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1月30日

## 再 版 前 言

時間、場所、人物，這三根支柱構成了歷史。我關心唐代時，就想過：如果有使這些支柱明確的書，對於研究將是何等便利呵！比如曆，在唐代八改其曆，每次都改變了基本常數和計算方法。因此，唐代的曆，就必須根據不同的曆法來計算各個時期的曆日。而唐代的曆僅這樣計算，尚未完成，還要加上因日蝕和冬至等關係加上的人為因素。這些，必須從文獻上來明確。

說到場所，如網羅所有在唐代存在過的府、州、郡、縣之名，分別表示出主要地理書記述之處，在研究過程中，可以使所求的地域如握掌中，不是太方便了嗎？無論改廢、離合之蹟，還是等級都可以容易尋出。因為長安和洛陽，是唐代歷史的中心舞台，所以必須特別地編集詳細的資料、索引、地圖。

唐代文化的承擔者作詩綴文。唐代有名的人，與詩文無緣者是没有的吧！詩的作者、文的作者是誰呢？這些人的作品何在呢？在何處可以見到呢？在探求這些問題時，如能連這些作品篇目中出現的人物都可檢索，恐怕就把唐代文化的承擔者都包籠在內了吧！

這些是大家都必須考慮的事。我因深感其必要性之故，特提出要求，從事這些書的製作工作。而且，期待着同樣的研究，在漢代、三國六朝，以及宋、元、明、清各個有關時期，由有關的研究者來進行。這個期待至今尚未實現而持續着。

此外，為了閱讀唐代的文學作品，我們期望翻檢好的版本和語彙索引。宋版《李太白文集》的影印和花房博士所作的該書索引，是滿足這種迫切期望的開拓性業績。這方面的語彙索引，有幸依次被製作出來。

這一系列的《唐代研究指南》，現在再次應研究者的需要得到發揮作用的機會，甚為欣喜。《文選索引》對於唐代文學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也是這套叢書的自豪，但因為已經另外印行了，所以這次根據出版社的意見除去。

平岡武夫

## 序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其前身東方文化研究所創立之始，就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的基礎研究作為使命之一。二十五年來，不斷地推進着這一方針。特別是以哲學文學研究室為中心的經書文字的校訂和定本的完成，一步步地發展到出版《尚書正義》的定本和日譯本。戰後，東方文化研究所併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此研究所以平岡助教授為主導，進一步對廣泛的古籍加以校注和研究，重點則指向了作為唐代散文總集的《全唐文》。在進入這文學的或思想史的研究以前，首先從各個作者的傳記開始。為了明確時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深感對唐代的普遍性知識有加以整理的必要。因而起意編纂有關混亂的唐代長曆，複雜的地方行政區劃沿革，首都長安、洛陽的詳細的歷史地理等的索引，並已將十卷以上的索引稿本以油印的形式提供給同行參考。由於最初就準備將來在補正的基礎上再付諸正規印刷而廣布學術界，故印刷部數極少，早已絕版，以不能滿足海內外同行的請求為憾。去年到本所來訪並視察實情的哈佛大學燕京學院院長Serge Elisséeff教授回國以後，從該院財團申請到了為此書出版而贈送的補助金。使得苦於出版費用的我們不勝感激，決意對此稿本加以填密的補訂，依次出版。在此，謹對教授以及學院財團的董事們所給予的厚意表示深切的感謝。

昭和29年3月4日（1954年3月4日）

貝塚茂樹



## 《李太白文集》序說

### 靜嘉堂本《李太白文集》

這裏影印的宋刊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對於閱讀李白作品來說，是最好的版本。這是因為在流傳至今的他的文集中，這是印刷時間最早、精度最高、內容最豐富的版本。而且，這個宋刊本首尾完整，祇在靜嘉堂文庫藏有一本。確是天下孤本。在此以前，人們連清朝繆曰芑的覆刻本都極為珍貴，但是，在實際上，繆本對文字和體裁都進行了變更。

花房氏的《繆本宋本對照表》，指出了自卷二以後有關正文的異同。在卷一中當然也有異同。比如，第五頁反面第七行“霧散耳”的“耳”，繆本作“爾爾”兩字，這一行的字數增加了。還有，卷二十頁結束，在其最後有“卷終”兩字。繆本削去這兩字，補了第十一頁，而且記作“李太白文集卷第二”。目錄版心的“大七”字，繆本祇不過像樣張似地殘留着。

繆曰芑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從徐乾學那裏弄到了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崑山徐氏家藏”，“乾學之印”，“健菴”等徐氏的藏書印。繆氏為此書建了一座樓，起名太白樓，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中有記載，可以想像他的喜悅和誇耀。他的覆刻是在這四年以後，康熙五十六年。雖打算附一卷《考異》，但未完成。未蓋繆氏的藏書印。也有將此繆氏刊本，染了紙，冒充宋本的壞書店。

黃丕烈從繆氏那裏讀得，花了一百五十金。據說書中挾有繆

氏為了做《考異》的紙條。黃氏裝飾了“太白樓”，還開玩笑說：“謫仙人好樓居。”這在他的藏書誌《百宋一廬書錄》中可見。嘉慶七年（1802年），顧廣圻為他作《百宋一廬賦》時，無疑贊揚了這本書。稱其古香溢於紙面，指出繆氏刊本雖可亂真，但決無法相比。“百宋一廬”，是為了表示百種宋版集於一室的喜悅。此書卷頭可見其朱印。

從黃氏到了汪士鐘那裏。可見“士鐘”，“閩源父”，“三十五峰園人”以及其父“汪氏文琛”的藏書印。

陸心源的印章最多。“陸氏伯子”，“三品風憲一品天民”，“存齋四十五歲小像”，“湖洲陸氏所藏”，“宋本”，“存齋讀過”等等，都是他的印章。靜嘉堂就是得自這陸氏藏書。

## 《李太白文集》的形成和出版

李白度過了行旅的生涯。由於他的性格和行動，被稱為仙人。彙集他個人的作品的困難性，是可以想像的。和循照中庸之道，過着安穩生活的白居易，自己一再整理文集的情況，形成了顯著的對比。作為他於寶應元年（762年）亡故之地主人的李陽冰，也是他的一族。李陽冰接受了李白編集的要求，但李白手邊，僅有作品的十分之一左右，李陽冰到處搜集，編集了《草堂集》十卷。即使如此，這十卷本也是唐代最大的編集。在這以外，似乎祇不過是根據愛好或方便而編集的二卷、三卷的小選集。

到了宋代，將唐人文集大成之事盛行。李白當然也就成為對象。樂史（930～1007年）在《草堂集》十卷以外，收集了該書未收的詩歌幾乎也有十卷之多，將兩者合併、整理、重加排列，成《李翰林集》二十卷，進而收集了賦和散文，成《李翰林別集》十卷，

這是咸平元年(998年)之事，此樂史本，今已不可見。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中，記錄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此書在卷首載有李陽冰、樂史、魏顥、曾鞏等四人的序文和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等為李白寫的碑文，卷末附有《新唐書·李白傳》、《姑蘇十詠》、《三歌行》、蘇軾的辨證。加上的這些附錄，也是在陳氏(1230年左右)時期以前問世者。這個陳氏所見之本，現也佚失。這個系統的版本在咸淳年間(1265~1274年)印刷，而在明代此本的重刊本，以及進而於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劉氏玉海堂影刊的本子之書，目前尚存。咸淳的原刊本今日也不可見了。樂史本是最初的決定版全集。據說其歌詩部分的二十卷中，收有七百七十六篇。

為了使文集更加完全，由宋敏求(1018~1079年)編集了第二次決定版。在樂史本以外，他於治平元年(1064年)弄到了《白詩集三帙》中的上中二帙，增加了二百四篇。下帙則已佚失。又在熙寧元年(1068年)弄到了魏萬編集的《白詩集》二卷，增加了四十四篇。進而收集唐代的各種文獻和石刻之類，增加了七十七篇。對這些成果，他對“無慮千篇”感到吃驚，也感到滿足。這些增加的歌詩，他像樂史本那樣，按內容分類、編集。《別集》的六十五篇，就那樣附於後，卷數也是三十卷。

魏萬就是李白的友人魏顥。初名萬，後改名顥。樂史的《李翰林集》，宋敏求的《李太白文集》，都載有此人的《李翰林集序》，但無法追究其書。這裏所說的《白詩集》，或是他的初期編集物吧！

以此宋敏求本為資料，曾鞏(1019~1083年)考訂了詩篇製作的先後。他在其《李白詩集》的《序》中云：“次道(宋敏求)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

第之。”(註1)接着，他敘述了李白的生涯經歷。顯示了為考次作品先後的目的。

元豐三年(1080年)，作為蘇州長官的晏處善，印刷了《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寫了此晏氏本《後序》的毛漸，說是由於“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和“晏公又能鑄板以傳”，這三者之力，此書方得顯於世。

這裏影印的《李太白文集》，卷末有宋敏求、曾鞏、毛漸的後序，很顯然是屬於晏處善刊本。文字樣子，傳北宋刊本之姿。北宋天子之名缺筆。曾藏此書的人中，繆曰芑和黃丕烈稱之為晏處善本，陸心源在《李太白文集跋》中(《儀顧堂集》卷二十)，視之為元豐刊本。

但是，仔細查看，此書“桓”字缺筆，這是北宋最後的天子欽宗的諱名，其在位於1126年。還有《直齋書錄解題》列舉了與此有同樣結構的版本蜀刊本，認為“蜀刊本傳蘇州刊本，蘇州刊本已無存”。這樣看來，此書就可以說是北宋末到南宋初，在四川覆刻的晏氏蘇州刊本。陸心源《兩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八中，記作北宋蜀刻本。靜嘉堂本即使不是元豐三年的刊本，在其原刊本業已亡佚的今天，也無疑是離唐代最近的刊本。

## 《李太白文集》的構成和譜系

此《李太白文集》，由三十卷和目錄組成。三十卷中，第一卷收有李陽冰、魏顥、樂史三人的序文，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等四人所作李白碑文之類。第二卷到第二十四卷，計二十三卷收歌詩，從第二十五卷到三十卷的六卷收賦和散文。卷末有宋、曾、毛三人後序，前已述及。

這個構成給人以奇異感，可看作是為達到三十卷而硬湊的。

樂史的《李翰林集》，有歌詩二十卷和賦十卷。目錄分別列於各卷之首。此書詩歌增加了三成，僅收為二十三卷，賦和散文壓縮成六卷。目錄全部列於卷首，另算卷數。有關構成卷數的不同，是區別這兩種全集的顯著特點。《李白文集》全部為三十卷，成了這以後三人繼承的一個原則。

此書按作品的內容來分類。歌詩分二十一類：①古風，②樂府，③歌吟，④贈，⑤寄，⑥別，⑦送，⑧酬答，⑨遊宴，⑩登覽，⑪行役，⑫懷古，⑬閒適，⑭懷思，⑮感遇，⑯寫懷，⑰詠物，⑱題詠，⑲雜詠，⑳閨情，㉑哀傷。文分十類：①古賦，②表，③書，④序，⑤讚，⑥頌，⑦銘，⑧記，⑨碑，⑩文。

《李翰林集》也按內容分類，但歌詩分十四類，文分十類。在文中，原來的內容、類目都沒有大變動。但是在歌詩中，宋敏求詳加類別，改變順序，對一個一個作品的所屬進行再檢查，努力進行更妥當的分類編集。

在此以前，根據曾鞏和毛漸的序文，一般認為，晏氏本採用的是曾鞏改編的版本。但是，這個《李太白詩集》編集的情況，是按內容分類，而不是編年體。我不得不對歷來的看法表示懷疑。認為是曾鞏本的人中，由於不能否認晏氏本分類的事實，就退一步，說曾鞏是按詩類編年。但是，由於每篇的製作時期不是順次寫下，或者因為它的時期本身還不明確，這種議論也不能說是肯定的。

晏氏本中，詩篇題下，有記其場所的情況。這種表示寫作場所的內容，同時也和時期有關係。這些注，或許就是原注。但是，假如將它視作是反映了曾鞏的研究成果，有注的篇數很少而沒有的相當多，也就說明曾鞏和這種晏氏本的關係未必密切。“將同時同地的作品匯集起來，僅在第一篇加注”這樣的理由，和作品排列

的事實不符。還有，感遇三十三篇、題詠十二篇、雜詠十篇、閨情六十二篇中，也包含有第一篇，上述說法也不能說明任何一篇都沒有注記的情況。

宋敏求在分類編集時，將各類中的詩篇，大體上按寫作的前後排列，無疑是自然的吧！宋代的編集者，可以客觀地看唐代人的作品。我們從樂史的《李翰林集序》中可以看到，他有《李白傳》一卷的著述，努力想寫作李白的正確傳記。他也是把各類中的作品，按他的編年體排列的吧！

曾鞏以宋敏求本為基礎，排列詩篇的前後，這是他的序文中明言的事實。而晏氏本出版時，高度地評價了曾鞏的業績，此乃毛漸序文中所說。但是，這些情況未必就意味着曾鞏將宋敏求的本子完全解體，改編成編年體而另作一個版本。作編年目錄的情況也可以考慮。我們必須注意：與晏氏本編集不同的《李翰林集》中也有曾鞏序的情況（這在《直齋書錄解題》以前便是如此了）；和雖說稀少，但在《李翰林集》中也有注記的情況。我想考慮，二個系統的全集，是分別適當地採納了曾鞏的成果。《李翰林集》的注記特別少，與之相比，晏氏本的注記有數倍之多。在這個事實中，不也可認識到在毛漸序文中所見的對曾鞏關心的具體情況嗎？採納上的好壞，是另外的問題。該晏氏本的版本是和宋敏求的直接相關連的。宋刊本的《李太白集》和重刊本的《李翰林集》，宋代初編集的這兩個決定性版本，至今尚傳，也可以說李白還有知己吧！

曾鞏的序文，以此宋刊本中所載者為據。清顧松齡校刊的《元豐類稿》，雖有若干混亂，但尚傳原文面貌。

但是，劉氏刊本的《李翰林集》和元刊本的《元豐類稿》（《四部叢刊》本），序文的開頭作“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

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有重大脫誤。我對據後者成說者，不能贊成。

## 蘇軾寫的李白詩二篇

這個卷子本，是阿部氏寄贈給大阪市立美術館爽簾館欣賞的一種。也就是清代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卷三所著錄者。

元祐八年(1093年)七月，蘇東坡五十八歲，在帝都汴京。九月他出發到定州去。將此詩贈給丹元，據蔡松年之跋，此乃道人姚安世之號。

作為宋代最大的詩人、書法家的蘇東坡寫的李白詩卷，作為欣賞對象是足夠的了。而這個詩卷，有以金代的蔡松年、施宜生、劉沂、高衍、蔡珪為首，張弼、高士奇、沈德潛等明清有名文人附的題跋。金朝人尊重蘇軾，不下於孔子。這五個金人之跋，在其文字和筆蹟中，都可見到他們時代的風潮。施宜生甚至說，“誦太白此詩，天下無詩；見東坡此筆，天下無字。”如果站在藝術欣賞的立場上，我必須將這些跋文全部影印，並對在那裏蓋有的數量眾多的印章費一些筆墨。但是，我影印這兩篇詩，是為了對本文的批評。那就還是回到我本來的立場上吧！

這詩原來是逸詩，李白的文集中未收。但在《唐宋詩醇》卷八，題作《上清寶鼎詩》而見載。二篇的順序前後之外，字句間也大有異同。試以東坡本為底本，將《詩醇》本的異文記之於下：

|       |       |       |       |
|-------|-------|-------|-------|
| 朝坡夢澤雲 | 笠釣清茫茫 | 尋絲得雙鯉 | 內有三元章 |
|       | 青     |       | 中     |
| 篆字若丹蛇 | 逸勢如飛翔 | 還家問天老 | 奧義不可量 |
|       | 蛇     | 歸來    | 始     |
| 金刀割青素 | 靈文爛煌煌 | 嚙服十二環 | 奄見仙人房 |
|       |       | 顧     | 想     |

|                    |       |                  |                  |
|--------------------|-------|------------------|------------------|
| 莫跨紫鱗去              | 海氣侵肌涼 | 龍子善變化            | 化作梅花粧            |
| <small>暮</small>   |       | <small>喜</small> | <small>散</small> |
| 贈我紫紫珠              | 靡靡明月光 | 勸我穿絳袂            | 繫作裙間璫            |
| <small>遺</small>   |       |                  |                  |
| 抱子以携去              | 談笑聞遺香 |                  |                  |
| <small>掛余辭</small> |       |                  |                  |

東坡本的第四句寫作“中內有三元章”，在“中”的右邊加了兩點，不用說，這個字是應當除去的。點很小，影印本未能很好顯出，特記之。

|                  |                  |                   |                  |
|------------------|------------------|-------------------|------------------|
| 人生燭上華            | 光滅巧妍盡            | 春風繞樹頭             | 日與化工進            |
| <small>花</small> |                  |                   | <small>花</small> |
| 祇知雨露食            | 不問零落近            | 我昔飛骨時             | 慘見當塗墳            |
| <small>惟</small> | <small>念</small> | <small>昔我</small> |                  |
| 青松駕朝霞            | 縹眇山下村            | 既死明月魄             | 無復玻璃魂            |
| <small>明</small> | <small>鄉</small> |                   | <small>彼</small> |
| 念此一脫漚            | 長嘯登崑崙            | 醉著鸞皇衣             | 星斗俯可捫            |
| <small>酒</small> |                  | <small>風</small>  |                  |

除去不過字體異同者外，完全是另外之字處，也是相當多的。祇讀《詩醇》本，是何等的危險呵！見此異同之人，當可理解尋求好的版本進行校勘的意義了吧！

## 關於此影印本

此乃讀李白的作品，必須由此出發的最基本的版本，這是影印此本的最大理由。當然在同時，也抱有為花房氏《李白歌詩索引》提供本文的目的。索引和正文是當同時預備的。花房氏的索引，完成了這類作品中最出色的編集，當然也就需要伴有正文的出色出版。花房氏以繆氏刊本作底本，這在他着手編集之時，是不得已的事。但是，如果宋刊本可能影印，則不可錯過其出版的機會。宋刊本和繆氏刊本，文字的異同要加以考慮，而卷數、頁數沒有變化。《索引》指示的數字，對此書照樣可適用。



關於篇目表的號碼和篇目，就沒有必要說明了。卷和葉，表示宋刊本的情況。頁則表示此影印本的頁數。備考欄中，關於李白作品的時期以及場所，記有黃錫珪氏和詹鏐氏之說。對此，有必要加以說明。

李白的詩在何時、何處所作，這對於要理解他的文學的人來說是不可迴避的問題。曾鞏的情況已經談過了。南宋的薛仲邕、楊齊賢，元代的蕭士資，明代的胡震亨、徐禎卿，清代的王琦等，都為解決這個問題進行了努力。其成果，花房氏已集集於《索引》的《各本編次表》中。曾鞏大概對全部或大部分作品，考察了其時間，這從其序文中可知，但此宋刊中可見的注記僅一百四十條左右，祇不過適及約一百八十篇。其後的人們，採取祇記可知者的方針，記入甚少。但是，這也是不得已的，而這也正是學術的立場。李白的作品中，也有從題名和內容中，可知其創作場所和時期的作品。還有雖知道場所，但因不同時期訪問過兩次，難以確定是哪一次的情況。諸家說法紛紜。本來，場所和時期，從字面上無法直接辨識的作品是很多的。如果有對所有篇目都想弄明確的人，我們反而會感到那裏的非科學性。然而，進行這樣嘗試的書，最近由北京作家出版社發行了。黃錫珪氏(1802~1941年)的《李太白年譜》、《李太白編年詩集目錄》和詹鏐氏的《李白詩文系年》便是這樣之作。前者成於1906年前後，後者成於1944年左右。出版是在1958年2月和6月。

黃氏之書據說是十年苦心的結晶。他除了《古風》五十九篇，重複的及作為別人作品除去的三十三篇，未言及的四篇，總計九十六篇以外，對所有的作品都按年代排列，確實徹底。但是，這倒是和我期待相反。還有，他抱着很大的激動和誇耀，提出了“前人未知的李白逸文三篇”。但是，實際上這三篇都是獨孤及的作品，